



《永远的尹雪艳》主人公简析

杨眉

内容摘要：白先勇《永远的尹雪艳》是后来结集的《台北人》的开篇。他笔下写的都是从大陆逃亡到台北的遗老遗少，这些失去家园的“台北人”，白先勇对他们流亡异乡的孤寂落寞感同身受。而尹雪艳这个如神一般“总也不老”的人物形象的塑造，正是这些无处安放的落寞灵魂中的一抹“红”。几乎所有人都如飞蛾扑火向她扑去，寻找那一份心灵慰藉，与此相比，生命也不足惜。

关键词：尹雪艳 心灵慰藉 胜于生命

1

“尹雪艳总也不老”小说开篇就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神一样的人物。她的不老“连眼角儿也不肯皱一下”“着实迷人”。而与她相关的那一班上海百乐门舞厅的五陵年少却“开了顶”“两鬓添了霜”。她的永远不老，是那些被无情冷酷时间打磨而沧桑变化的人来寻找年轻昔日的慰藉。

尹雪艳的净扮，从容，不慌不忙，让这群流亡异乡的遗老遗少心灵平和。“她浑身银白”“雪白的肌肤”“不多言、不多语”；说话“中听，熨帖”；跳起舞来“没有失过分寸”。外界的迁异，绝不会影响到她的均衡。这里是落寞人的心灵最好的安放处，这里像一个世外桃源，到这里的人感受不到外界的变迁，不再有昔胜今衰的落寞。平和从容的人总能让周边的人也平和下来。净扮的装扮也少了浮躁多了舒适。

尹雪艳新公馆的布置，环境熨帖得叫人坐着不肯动身；尹雪艳的痴依软语，更是一剂心灵的良药。尹雪艳公馆中“桃花心红木桌椅”，沙发“塞满黑丝面子的湘绣靠枕”，还有精巧的麻将桌、麻将灯，隔音设备间。在尹雪艳营造的这个环境中，坐于其中的人心灵处于休憩状态，完全忘掉了外面的“阴寒及褥暑”，忘掉了那些被仄逼于此的无奈伤痛。人总是喜欢选择将不幸忘却，李煜亡国后在梦中“一晌贪欢”。尹雪艳给现实的人们造了一个梦，入梦就不愿醒来。哪怕

是嫉妒数落甚至诽谤她的那班太太们，在尹雪艳这儿有吃喝玩乐，“熏”得她们的委屈焦躁都抚平。她们内心熨帖了，即使她们对尹雪艳有愤懑也挡不住内心安放的渴望来与她交往向她诉苦。收获的是把“不如意的事儿一股脑儿抛掉”。

尹雪艳安排牌局，配合每位客人的牌品与癖性；安排菜牌，天天转出筵席；她还有娇声亲切的称呼，使所有来公馆的人，在这里觉出了自己的重要，心理上恢复了优越感。“客人们都讨尹雪艳的口采来恢复信心及加强斗志”。到这里来的人本是失落失意，经由尹雪艳的安排，在牌桌上，饭桌上，还有佳人的软语中又有了斗志，这种让灵魂安放的“法术”，让人欲罢不能。人总有点精神追求才叫活着。

2

男人们在尹雪艳这获得欲望的满足、冒险的乐趣与征服的快感。他们在满足欲望冒险与征服中屡屡付出生命代价，但仍然前仆后继，也许灵魂深处的熨帖——无尽的欲望，更胜于生命。

上海棉纱财阀王家的少老板王贵生是探险者，他“将尹雪艳身边那批富有的逐鹿者一一击倒，然后用钻石玛瑙串成一根链子，套在尹雪艳的脖子上，把她牵回家去”。王贵生与其说是在追求尹雪艳不如说是在男人的战场上决战，他与其他男人拼财富的多寡，他不择手段地积累财富，尹雪艳是他财富比拼战的战

利品。但灾难也由不尽的欲望而起，王贵生犯上官商勾结的重罪，下狱枪毙。

上海金融界的洪处长把尹雪艳变成了洪夫人，尹雪艳在上海上流社会以压倒群芳的姿态绽放起来。可洪处长一年丢官，两年破产，最后连个闲职也没捞上。尹雪艳就像那欲罢不能的欲望，为此洪处长“休掉了前妻，抛弃了三个儿女，答应了尹雪艳的十条条件”。埋下了他最终落魄的导火线。

台北市实业巨子徐壮图一踏进尹公馆，那沁人肺腑的甜香，血红的郁金香，鲜红的樱桃，笑吟吟的软语就勾住了他的魂魄。最后徐壮图被工人用扁钻前胸穿到后背。

沉沦在尹雪艳这里的男人还将前仆后继。也许男人骨子里都有一种想探险的冲动，这种探险这种斗志才是其“心”之所向。尹雪艳的姐妹醋心重地说她带“重煞”，但这更使男人们对她“增加了兴味”。

尹雪艳永远不老，尹雪艳永远冷静地站在一旁看客人们厮杀、宰割，尹雪艳永远在男人的追逐中轻盈、淡定、无情。她似乎是一个来自现实又高于现实之人。她更象征着一种人们内心深处渴求的让灵魂熨帖的东西。无它，人们生活无味无处安放，逐它，人们丢却生命也在所不惜！

（作者单位：广东深圳龙岗区龙城高级中学）